



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

[奥]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著

闫广林 张增武·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奥]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著; 闫广林, 张增武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80745 - 765 - 7

I. ①机… II. ①西… ②闫… ③张… III. ①精神分析
IV. ①B84 -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670 号

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

原 著: [奥]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译 者: 闫广林 张增武

责任编辑: 徐 侗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765 - 7/B · 053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鲁枢元

弗洛伊德的这部写于 1905 年的《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又译作《笑话与无意识的关系》),在他一生繁富的著述中,远不及《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重要,正如译者在初版《译者序》中指出的,作者的初衷只是试图借助对于机智、幽默、玩笑的心理分析,进一步印证、完善他的当时颇受争议的无意识理论。但在西方现代喜剧理论中,他的这部著作仍然成为一块显赫的里程碑,这就是“大师”。大师不但意味着创新,更意味着他的创新总是可以在人类的整体知识构架中占据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对于弗洛伊德这位精神病医生来说,他在撰写这部关于机智与无意识的著作时,或许根本没有想到日后会有人把它当作喜剧理论来读,然而这丝毫也不妨碍它成为真正的喜剧理论经典。

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希波克拉底曾从医学、生物学的原理解释笑与幽默;亚里士多德曾以模仿说解释喜剧;康德以及尼采曾从哲学的意义上阐述笑的含义;里普斯还曾从美学的层面分析喜剧的成因……《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则集中展现了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心理学领域对笑与幽默以及喜剧作出的理论贡献。关于喜剧,我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对广林教授的一系列喜剧理论研究,我只有心悦诚服的敬佩。他嘱我为此书做序,对我如此信任,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曾从事文艺心理

学研究,读了些弗洛伊德并在课堂上也曾讲过多年的精神分析。

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核心其实就是人的天性(或曰本性、自然性)与人类社会文明之间的博弈。弗洛伊德所说的天性等于人的本能,是人的生命中处于自然状态的能量,主要是性的冲动与死亡冲动。个人能够从此类生命能量的释放中获得快乐,然而这些能量的随意释放将会危及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安全,因此文明社会不得不对这些能量的释放实施管制与打压的手段。但是,对于本能的严格压制则又必然会给个人的心灵造成伤害,使个人的心理健康受损,或抑郁、或分裂,最终仍会损及社会,所以应当寻求一条既能让个人的心理能量适度释放,又可以被文明社会包容的渠道,弗洛伊德在他的这部著作中选取了笑话、幽默、喜剧性。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一种“机智”,是人在一定情境中当机闪现的智慧。他认为这种“机智”属于“最高的心理功能”,能够“节省思想与情感的消耗”而“超越痛苦”,它可以让人在一瞬间解除心灵的束缚并“获得乐趣”,甚至由此进入“庄严与高尚”的境界,它还是一种精神上“自我疗救”的途径,使人的心灵达到解脱与提升的目的。

其实,无论西方或是东方,人类文明与人类天性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做“文明人”或是做“自然人”,差不多就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元问题”,启蒙时代的伟大哲学家卢梭便把它作为一个毕生思考并实践的哲学问题。中国北宋时代的大文学家苏洵曾在一篇《诗论》中简洁地论述过社会文明与人类本性的关系,那其实也是一场博弈。不过苏洵选择的协调渠道并非西方式的幽默与喜剧,而是东方的“诗”和“乐”,以诗、乐协调礼、法,作为本能与文明之间的缓冲器,从而使人们本性中的“好色之心”、“趋死之心”得以化解与升华,其效果类似于西方的喜剧与幽默。这或许可以看作中国古代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文艺心理学。

在我多年的文艺心理学教学实践中,我感到较之其他众多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流派,精神分析心理学派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

持久。弗洛伊德的《诗人与白日梦》一文为文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其关于早期经验与人格生成的理论同时又为文学的传记批评提供了依据。后来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开创了原型批评的先河,还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弗洛伊德的狂热追随者拉康,则将精神分析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指向文学作品的语言与结构,再次在欧美文坛掀起一场结构主义心理批评的风暴。甚至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鲁兹也一再到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索取资源,以建立他的艺术哲学、电影哲学。弗洛伊德自己绝没有想到,他在20世纪初写下的这部关于机智与无意识关系的书,在三十多年后竟又成为西方当代“黑色幽默”文学思潮的推手。黑色幽默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布勒东年轻时曾朝拜过弗洛伊德,虽然没有得到这位精神导师的格外眷顾,却并没有因此妨碍他将精神分析学说始终贯彻到他的文学生涯中,从达达运动、超现实写作,到对于黑色幽默的鼓吹。关于黑色幽默,布勒东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说:黑色幽默就是个体精神在无法让人忍受的社会环境中的“奋起反抗”,是“自我”以“退缩”的姿态“去战胜周围世界那可怕的蠢行”。^①对此,译者在他的《再版序言》中已有详细的陈述。

作为一位温和的中产阶级绅士,弗洛伊德自己并没有太多的社会批评意识,他甚至总在调和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努力维护时代的“安定团结”。但他的许多理论却时常被接种到社会批判乃至社会革命的思想运动中,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威力。比如,日本的厨川白村与中国的鲁迅都乐于将他的“性压抑”、“性苦闷”转换成“社会压抑”、“社会苦闷”,从而把众多的文学青年引向变革社会的浪潮中。他的这部关于“机智”的书,即关于笑、幽默、喜剧性的理论,在布勒东及其稍后的声势浩大的“黑色幽

① [法]贝阿尔:《布勒东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

默”文学运动中也受到相似的待遇,原初意义上的“缓冲器”反倒变成社会批评的利器。广林教授在其《再版序言》中援引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中的话指出:那些从事“黑色幽默”写作的文学家已经“阴郁地意识到生活日益被非人的力量所控制”,“对于 50 年代的现实主义者来说,性格就是命运”;对于那些富有喜剧批评精神的作家来说,命运将性格变成一场玩笑,“60 年代的作家则认为历史是荒唐的,但它能置你于死地”。身处这样的时代,作家们所能够做的,也只有“用机智而怪诞的形式来表现这个荒诞不经的世界,来表达那种绝望悲观的感受”。《伊甸园之门》也是我 20 世纪 80 年代仔细阅读过的少数几本书之一。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中国似乎也在经历着时代精神的巨大转换,然而我们的文学创作似乎并未深刻地反映出这一精神生态的衍变。中国当下舞台上、银幕上、荧屏上、网络上的嬉戏与喧笑虽然每天都充塞耳目,却并没有显示出多少超越的机智、深邃的幽默或解脱与升华后的喜悦。多半是在“搞笑”,被“搞”者在“搞笑者”面前一笑而过,不留任何痕迹。这倒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我认为,弗洛伊德的这部《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反思自己、反思当下的一个出发点。

闫广林教授是我海南大学时的同事。如果从他跟随陈瘦竹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算起,他关于喜剧理论与幽默理论的研究探讨已经二十多年,出版了多种专著与译著,渐渐占据了这一学科领域的领先地位与制高点。读他的书,我常常被他清晰的推理、恰切的判断、严谨的逻辑所吸引,而这正是我自己所缺乏的,闫广林教授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学院派”。目前,由于教育体制与学术管制上的种种错谬,已经让“学院派”饱受扭曲、蒙羞蒙尘。正因为如此,坚守纯正的学院派立场反倒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愿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2010 年 7 月于姑苏城外

再版序言

闫广林

—

认识和评价弗洛伊德机智理论的杰出贡献,不能不首先回顾一下机智与幽默在西方近代学术语境中不谋而合的历史路线,以期比较和发现。

西方的幽默,源于古希腊著名医师和西方医学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斯。希波克拉底斯主张,医师所应医治的不仅仅是病而且是病人,因此应当特别注意其个性特征、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病患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当时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原始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四体液病理学说”,认为人体内存有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体液;其中,血液属风(干),黏液属水(湿),黄胆属火(热),黑胆汁属土(冷)。这四种体液的分泌,便形成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或黄胆汁、抑郁质或黑胆汁四种气质,亦即幽默。所谓“良好幽默”,指的是比率均衡的状态;所谓“缺乏幽默”,指的是比率失调的状态,或者是其中的某种体液比较突出的状态。到了欧洲中世纪,幽默这个生物学的概念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专指固执、古怪的癖性与脾气。公元2世纪,古罗马医生盖伦发展了体液学说并被中世纪的医学所普遍认可,他们通过

某一体液在人体中占优势的非正常状态的分析,来寻找疾病的原因。由此可见,西方古代的幽默(humour)概念,还与笑无关。

到了16世纪,西方传统的幽默概念开始发生近代化的演变。在此期间,法国医生费尔纳尔对盖伦的医论进行了重要修正,并引发了关于humour的大规模的论战,使humour一词成为时髦,使之从医学走向文学。例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在法庭上就曾对公爵说:“您要是问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三千块钱,而宁愿选择一块腐肉,那我无可奉告,我只能说,这是我的Humour。”据英国学者欧考克所见,莎士比亚这里所使用的Humour,便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中世纪以来的传统用法亦即“体液”、“个性”、“爱好”;依此之意,夏洛克旨在表明,他之所以履行残酷协议,是他的生物本能而不是他的阶级立场所使然,言语中颇多固执。其二是新的用法亦即具有可笑性质的“幽默”;所以夏洛克的台词中又有“这是我的癖性”和“怪毛病”之意,又颇多自嘲和冷嘲。^① 莎士比亚关于humour的理解,显然更侧重于第二含义,因而更具有历史价值而不是文学价值。与莎士比亚相比,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本·琼生的喜剧是一种癖性喜剧。他根据传统的体液说,将古罗马和中世纪纷纭众多的喜剧人物类型简化为易怒者、暴躁者、抑郁者和冷漠者,然后对他们进行各种组合。他曾经创作了两部以“humour”为名的喜剧:《Every man in his humour》即《个性互异》,《Every man out of his humour》即《人各有癖》。他并且在《人各有癖·序诗》中指出:每个人都具有人类品格中的那些永远突出的因素。在生活中,这些本能因素有机会超出自身的限制而泛滥出来,甚至淹没其他的有关因素。我们称一个人贪婪,即是说贪婪是他最为突出的特征,他既有可能在他所有的交往活动中保持和维持这种突出的品质,也有可能在与他人接触时放纵这种品质,而完全放

^① Stephen Oacock: *Humour and Humanity*. p. 37. Cambridge Press, 1959.

弃或良好或无关紧要的其他品质。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说他“具有了”他的幽默(in his humour);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丧失了”他的幽默(out of his humour),而成为怪诞的欺骗而更为可笑。所以说:

那些黄黑胆汁和黏液血液,
就这样一刻不停地流淌,
流淌在每一个身体之中,
无可拘束地流向某个地方。
于是它们获得体液的称号,
于是这称号凭借着隐喻,
贴附于性格的总体趋向。
犹如某种特质支配了某一个体,
促动他的情感、才智和思想
及其混合液体一同涌流,
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
于是就说这时产生了幽默现象。^①

其实,在 16 世纪或文艺复兴那个时代,可笑之 humour 已经成为文学潮流或文化潮流。这种潮流不仅体现在莎士比亚和琼生等英语作家之中,还体现在拉伯雷、塞万提斯、薄伽丘等非英语作家之中;这种潮流不仅存在于英语 humour 的时代转换之中,还存在于其他英语单词和其他民族语言之中。所以,英语 temper(原意为“情绪”)开始富有“易怒暴躁”之义,意大利语也有 umore(幽默)、l'umorismo(幽默主义)之词,德国和法国作家笔下也有如此的对话:

① 埃斯皮卡:《论幽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 页。

这家伙倒是挺幽默的，
他是个年老的佣人，正像您看见的，他并不忧郁。

他们所欠缺的，正是我倍加赞美的：
对愚蠢的妇人，我赞美机智；对年老的妇人，我赞美幽默。^①

由此可见，尽管 humour 一词在当时的使用和定义如今天一样的含糊和混乱，但它从非可笑性的医学术语向可笑性的文学文化术语的转换正在形成，或者说作为可笑性的 humour，正在被欧洲各个民族所接纳。只不过，偏居大陆之外的岛屿民族，并集伤感的乐观主义和快乐的悲观主义为其灵魂的盎格鲁人，率先将其发展为民族特质，率先将其创造为自己的表达样式而已。

与幽默发展颇为不同的是，虽然亚里士多德早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讨论过作为具体德行的机智，而且早在中世纪就产生了作为人的感觉器官和人的五官感觉的机智，但西方关于机智的思辨，却展开于近代而不是古代，展开于近代哲学和文艺学。近代西方，首先是理性主义觉醒和科学主义泛起的时代。当时诸多哲学家受到自然科学的启发，走出宗教，走向人和人的内心世界。包括作为人类心理活动的机智。在这种科学理性的启蒙思潮中，17 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利维坦》中说：“有一种情感还没有名称，它的表征就是我们所称为‘笑’的面容变化……如果说它起于‘机智’(Wit)或俏皮话(Jest)，这未免与事实不符，人们遇到不尴尬的失仪的事，虽然其中没什么‘机智’或‘俏皮话’，仍然是发笑……凡是令人发笑的必定是新奇的，不期而然的。”^②这种不期而然的笑因，便是突然荣耀。由此可见，霍布斯旨在深入揭示人类情感，虽然未将机智视为引人

① 埃斯卡卡：《论幽默》，第 19 页。

② 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41 页。此处将 wit 改译为代通行的“机智”(原译为“巧慧”)，将 jest 改译为代通行的“俏皮话”(原译为“诙谐”)。

发笑的唯一因素,却也并不排除机智是笑的原因之一。几乎与霍布斯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也曾对机智和判断进行过比较和区分:“机智多端,记忆迅速的人们,并不常有清晰的判断和最深刻的理解。因为机智只在于观念的集合,只在于敏捷地把各式各样的相似相合的观念配合起来,并在想象中做出一副快意的图画,一种可意的内现。至于判断,则正与此相反,它只在于精细分辨各种观念的微细差异,免被相似性所误,错认了各种观念,这种进程同明喻和暗喻是相反的;但是机智所以能活跃地打动想象,所以能迎合众意,其动人之点,娱人之处,正在于明喻和暗喻。”^①这一时期的英国戏剧作家康格里夫也认为:“机智的人不一定是幽默的人,但幽默的人必定是机智的人。”具言之,“富于机智的人,人们期待他说话幽默,甚至傻子,有时也可以碰巧说上几句。虽然我在机智和幽默之间作了区别,但是我并不以为幽默角色是排斥机智的;不过表达机智的方式应该与幽默相适应。例如,有急躁易怒的脾气的角色应当有讽刺人的机智。欢乐热情的脾气应该有逗人笑的机智。前者说话,应当煞有介事,后者说话应当若无其事:他的机智和幽默,比起别人来,本身都包含较少的理性判断。”^②显然,作为一位剧作家,康格里夫的评论语言和评论方式已经具有形象化和散文化的特点,而更具这种特点并且比较得更加清晰的是17世纪英国散文作家艾迪生。这个在文学史上并不十分显赫的作家,因为当时《思索者》杂志上的一段话而名垂青史:

真理是这个家族的始祖,它孕育了常识。常识又孕育了机智,后者娶了一位旁系女子,名叫快乐,两人产下一子,叫做幽默。于是,幽默成为这个杰出家族中最年轻的后生,他是那些性

① 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2—123页。

② 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7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8页。

情迥然相异的先辈的后代,因而具有变化无常、复杂多样的脾性。人们见到他时而不苟言笑,举止持重,时而放浪不羁,装束古怪;故而有时严肃得像个法官,有时却调笑得有如街头艺人。但他确实很像自己的母亲,无论心境如何,却从未忘记逗引同伴发笑。

不仅如此,艾迪生还将机智区分为“真机智”和“伪机智”,并对它们进行了定义。关于真机智,他援引洛克的思想解释说:“这种机智的特质,尤其在于配备了种种意念,在于迅速而多变地对它们进行比照,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一致之处,以期在想象中唤起愉快的画面和有趣的印象。”关于伪机智,他评论说:“伪机智的特质尤其在于,常由简单文字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而构成,诸如颠倒字序、纪年铭、避讳文和藏诗头等,它有时如同谐韵文字或是蹩脚诗句中的几个章节,有时如同使用同音异义词进行的文字游戏或嘲讽中的只言片语,有时甚至是完整的诗句或诗行。”^①一言以概之,所谓真机智,就是建立在理念基础上的机智;而所谓的伪机智,就是纯属词体或语言的机智。

在上述学术语境中,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关于机智的讨论,尤其是关于机智与幽默的比较,不绝如缕,见仁见智,颇成学术气候。甚至有人专门撰文,试图确定机智的“真正标准”。有词典和百科全书,用“幽默”注释“机智”,用“机智”注释“幽默”。将两者相互转借,相提并论。在这一过程中的弗洛伊德的理论地位,相当显著。

二

弗洛伊德原是奥地利的精神医生和心理学家,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

^① 埃斯卡卡:《论幽默》,第44—45页。

中创立了精神分析疗法,并在精神分析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又在精神分析学说的推广中,与他的追随者们共同创建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使精神分析学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洪水猛兽,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传统对人和人性的认识,其中就包括机智和幽默。具体来说,弗洛伊德的机智理论和幽默理论系由视点不同却基础相同的前后两部分组成。

首先是他 1905 年出版的《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正如书名所示,这原是一部探讨机智和无意识的关系,以进一步证明无意识之存在性质的精神分析学著作,它旨在说明,作为对文明压抑的一种反抗,机智和梦都是无意识领域中性本能和攻击本能的迂回表达方式,都是要通过简化的节省手段使力比多(Libido)得以躲过道德律令的检查,巧妙地表达出来。但是,为了更充分地阐释机智的这一特点,弗洛伊德还从心理消耗的节省角度,对喜剧、机智和幽默进行了理论比较,以证明精神领域的三种活动都从节省中获得乐趣。

在弗洛伊德看来,一句妙语之所以显得机智而令人发笑,原因只能是二中取一,“即或者是那本身带有该妙语特点的句子中所表达的思想,或者是该妙语依附于包含着这个思想的那种表达方式”。^①于是,他把机智划分为无害机智和倾向机智两大基本类型。其中的无害机智,就是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费舍所说的“抽象机智”,就是为玩笑而玩笑的,不包含思想倾向的机智。而倾向机智,就是为力比多服务的机智。无害机智之所以“无害”,并非因其“浅薄”,而是因为这种机智的乐趣完全由技术技巧所决定,与其内容无关。因此,无害机智实际上就是纯形式的机智;若变换形式或企图从内容上来把握它,机智效果便荡然无存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弗洛伊德对诸如凝结、重复(同一材料的反复使用)、双关语或

① 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13 页。

模棱两可等无害机智的技术手段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得出结论说:“同一材料的使用仅仅是凝结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双关语充其量不过是非替换性形式的凝结。这样,就剩下凝结这个范畴了。一种压缩,更确切地说,一种节省倾向(economic tendency)控制着所有这些技巧了……看来纯粹是个节省问题。”^①至于倾向机智,弗洛伊德则强调指出:“它或者是一种用作攻击、讽刺或保护的敌意(Hostile)机智,或者是一种用来显示情欲的淫海(Obscene)机智。”^②而且,不论是敌意机智还是淫海机智,本质上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他对此分析说,在现代人的无意识领域深处,都埋藏着动力十足的性本能和攻击本能。但与此同时,这些力比多都受到文明社会的压抑而不能表达出来,甚至可能成为精神病的诱因。于是动力十足却遭受压抑的攻击本能和性本能,便自然而然地要寻找合法性的宣泄渠道。其中之一就是像梦境一样,通过机智的手段将性暗示和攻击权威的主题合理地宣泄出来,否则便会成为社会所不容许的谩骂和淫猥了。即所谓:“由于文明压抑的影响,许多原始乐趣现在被审查掉了,而且永远地丧失了。但是人的精神发现,要抛弃这些乐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倾向机智便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还原,并且使我们重新获得那些丧失乐趣的手段。”^③总而言之,在弗洛伊德看来,无害机智和倾向机智之间,区别很大,判若两然。“无害机智的快乐效果通常具有温和的性质;文明所期待的它在听众中所能产生的全部效果,只是一种满足感和一阵淡淡的笑声……由倾向机智所引起的忍俊不禁的大笑很少不伴有某种倾向。”^④

那么,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神经病和梦幻都具有这种使不可能正常宣泄的力比多得到非正常宣泄的工作机制,为什么只有机智的工

① 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第41页。

② 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第112—123页。

③ 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第120页。

④ 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第131页。

作机制能够产生乐趣？能够引人发笑？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弗洛伊德机智理论的理论核心——心力消耗的节省。

弗洛伊德首先把上述所有机智乐趣的原因归结为心理投注的释放。在他看来，创造机智和传达机智大不相同。在喜剧里，人们既可以通过机智传达获得乐趣，也可以独自欣赏这种喜剧性。但机智必须传达。喜剧性中只需要两个人（即自我和对象）即可实现，而作为无害机智和倾向机智亦即语言和思想的机智，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听众。“机智所提供的乐趣是在第三者，而不是在机智的生产者身上表现出来的。”^①如果妙语的创造者不动声色而妙语的听众却随之发笑，那就一定说明，听众身上抑制性能量皆已释放了出来。具言之，当听众听到一则妙语时，该妙语必然会使他产生一种出乎意料的观点和思想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形式也必然会遇到强烈的内在理性及其抑制力量的反对。他自己可能进行努力，以使联系自然而然；或者说他可能做出同样多的心理消耗，以便于平衡由理性禁忌产生的抑制。其结果，理性禁忌和理性抑制，因机智而成为多余，因机智而被节省掉了，因机智而通过笑而宣泄出来，因此，“我们应当说他的乐趣与他的节省相对应。根据我们对笑的机制的理解，我们更想这样说：禁忌中所利用的心理投注现在突然成为多余的和无效的东西了，因为通过听觉领会已经产生了一种被禁止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已经准备好随时通过笑而宣泄出来。从本质上讲，以上两种论述殊途同归，因为节省化了的消耗完全与现在多余的抑制相对应……妙语的听众是用抑制投注的悬念所释放出来的那些心理能量来发展的；即正如事实上发生的那样，他用笑消耗掉了这些心理能量。”^②所以在弗洛伊德看来，机智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如何通过词语使用和观念联想而避免

① 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第195页。

② 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第185页。

心力消耗的问题。惟其如此,机智就是简洁的表达或表达的简洁。因为简洁所以心力节省,因为心力节省所以原先大量的心理投注成为多余,因为这心理投注和投注的多余过剩之间的不协调所以乖讹,于是发笑。对此他解释说:“过去在家里只点一盏油灯而现在却用上电灯的任何一个人,在拉电灯开关时肯定会体验到一种长久的快乐感;只要在此时此刻,他还记得为了点油灯而必须完成的那些复杂工作,这种乐趣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同样,由机智所产生的心理抑制中消耗的节省——尽管很小,但它却可以和心理消耗的总量进行比较——给我们保留一种乐趣来源,因为我们因此节省了一种我们常常惯于浪费掉的独特的消耗。”^①节省了否则就要进行评论,做出判断时所需付出的心力消耗和智力劳动。为此他还得出一个比较性的结论:“机智乐趣产生于一种抑制消耗的节省,喜剧乐趣产生于一种思想消耗的节省,幽默乐趣产生一种情感消耗的节省。”^②

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幽默比机智更接近喜剧性。由于幽默的目的是情感替换,即用最小的心理消耗来驱除有害的情感,所以它与机智的差别很大:第一,和喜剧性一样,幽默的心理局限在前意识领域中,更接近意识,而机智则被局限在无意识与前意识之间,更接近本能;第二,和机智一样,幽默并不像喜剧性那样滑稽古怪,它具有大度大量、从容不迫的性质;第三,幽默是最能自足的个体形式,它只凭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自己的过程,另一个人的介入不会增加任何新鲜的内容。而喜剧性和机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活动,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第二者即观者或第三者即听者的条件而定。所以,“幽默属于最高的心理功能,能够使人们欣赏思想家的特别趣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幽默对痛苦情

① 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第197页。

② 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第309页。